

## 漢武帝內傳與西王母的形象意蘊

中國古代神話流傳久遠，起初口耳相傳，後期才有文獻記載。在流傳的過程中，不少的神話人物都因流變而剝落其原始面貌，再加上中國上古神話內容矛盾而沒有系統，要追源朔本實不容易。從歷代的文獻中，西王母的形態極為多變，幸而其發展脈絡十分清晰，是了解神話人物形象流變的最佳素材。她由最初猙獰的半人獸而不斷升格為尊貴的女神，其中所經歷的人化、仙化及俗化的複雜過程，不但反映了先民的信仰模式，亦與社會的文化意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。

### 西王母形象的演變

#### 神話階段（戰國以前）

太平廣記中《漢武帝》是出自《漢武內傳》，故事中西王母已是一位尊貴的女神，是有關西王母記載的中期作品。遠於殷商之時，已有西王母信仰的出現。現已出土有關殷商時期的龜甲上的卜辭有提及到「察於東母三牛」、「燎祭西王母」、「時於東母、西母，若」<sup>1</sup>，當時的人已把二母視為生育日月的地母神，因此她們不但是日月之神，而且包含著創生的意識及再生的觀念。之後，「東母」演變為「東王公」，「西母」即是「西王母」的原始概念。有關西王母的文獻記載最早是出自《山海經》，其中的《西山經》、《大荒西經》和《海內北經》均見西王母的踪跡。<sup>2</sup>縱合三篇的內容，可以知道她早期是個「豹尾虎齒」、「蓬髮戴勝」、「善嘯」的半人獸妖怪，「穴處」是她原始的居住方式，「崑崙虛北」是她的所在地，她的職司是「司天之厲及五殘」，即有操瘟疫及刑殺的權力，再加上其猙獰的面目，可見戰國以西王母以凶神的姿態出現。《山海經》對西王母身份的高低未有說明，只提及有待從「三青鳥」為其取食，在此她的性別難辨，而且還未提及不死觀念，神格未見突出。

#### 人化階段（戰國之時）

西王母的突破性演變是於戰國時期，《穆天子傳》便是代表作之一。《穆天子傳》主要是記述周穆王西征的故事，內容卻傳說史實相混雜，書中卷二終至卷三開始部份提及西王母與周穆王相會情節。<sup>3</sup>「天子賓於西王母」、「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」，從傳中二人間的禮儀、出場及歌謠互答的景況，可推斷西王母是以人型的姿態出現，「我為帝女」一句亦確定了她的身份及性別，西王母亦進一步交代自己的棲身之處，「爰居野外，虎豹為群」，其原始的野蠻氣息未完全脫落，有關其待卻未提及，西王母吟曰：「將子無恐，尚將復來」引發後人對西王母長

<sup>1</sup> 李永平：〈西王母流變史的文化闡釋〉《西安石油學院學報》，2000年第四期，第83頁

<sup>2</sup> 沈天水：〈西王母原型探〉《延邊大學學報》，1997年第二期，第126頁

<sup>3</sup> 李永平：〈西王母流變史的文化闡釋〉《西安石油學院學報》，2000年第四期，第85頁

生不死的遐想，然而穆王西征會見的西王母是神女還是族長已難考証，但其外貌、性別由此時開始被定型，其身份及職掌則另有發展。

### 仙化/道化（魏晉以後）

魏晉南北朝時期，道教大盛，西王母在方士的筆下也披上了道教的方裳，進入了仙化的過程，當中如《漢武故事》<sup>4</sup>、《漢武內傳》中，西王母成了道經傳授及地位尊貴的女仙。《漢武內傳》中對西王母的出場花了不少筆墨作鋪寫，「王母乘紫雲之輦，駕九色班龍，別有五十天仙，側近鸞輿」聲勢非凡。漢武帝接見前必要齋戒沐浴，又要行跪拜之禮，西王母的身份何等尊貴。此外，西王母的外貌也被塑造成為一位「年三十許」、「容顏絕世」的美婦，最為突出的還是其道化的打扮，「頭上太華髻，戴太真晨嬰之冠」正是道士特有的衣飾，西王母所教授的蓄精養氣法即是道教中的吐納修練之術，長生神仙之說表露無遺，西王母身旁的侍從已由「三青鳥」演變為「年可十六、七」、「王子登」、「董雙成」等貌美女仙。而文中描寫武帝欲藏桃核之事，令後人對「三千年結果」的「蟠桃」有延生長壽的效用，西王母與蟠桃不可分的意象亦由此時開始。此外，魏晉之時，道教的神仙系統進一步發展成就，西王母被納入道教典籍正式列入仙譜之中，成為女仙總管，其中《集仙錄》<sup>5</sup>對西王母的出生、籍貫、姓氏、住處、尊位等皆有詳細撰述，《列仙傳》<sup>6</sup>及《枕中書》<sup>7</sup>言及王母是盤古大仙之女，西王母在道士筆墨的添加下神格形象更趨成熟，徹底成形定格。

### 俗化（唐代以後）

唐代以後，西王母的形象在神仙學說及道教推動下進入民間信仰，西王母逐漸俗化並與玉皇大帝成婚，織女是她的孫女，牛郎與織女的愛情故事中，西王母成了封建禮教家長的代表。<sup>8</sup>西王母亦與群仙擺下蟠桃宴慶祝壽辰（《西遊記》、《鏡花緣》），到此階段，西王母彷彿與俗人無異了。另外，西王母的善神神格不斷膨脹，民間把她看成是賜福、賜壽、賜子、消災解難的女仙。<sup>9</sup>

---

<sup>4</sup> 李泰年：〈一個偉大的東美神——西王母形象面面觀〉《昆侖神話與西王聖母》，[青海]黃山書社，1998年3月，第7頁

<sup>5</sup> 韓生魁、趙盛世：〈一些古籍和圖書中記載的西王母〉《昆侖神話與西王聖母》，[青海]黃山書社，1998年3月，第212-213頁

<sup>6</sup> 同上

<sup>7</sup> 同上

<sup>8</sup> 馬書田：《中國民間諸神》，[北京]團結出版社，1997年1月，第47頁

<sup>9</sup> 馬書田：《中國道教諸神》，[北京]團結出版社，1996年4月，第50-59頁

	神話（戰國以前）	人化（戰國之時）	仙化（魏晉以後）	俗化（唐代以後）
形 象	「豹尾虎齒」（《山海經》） 「蓬髮戴勝」（《山海經》） 「善嘯」（《山海經》） *性別難定	「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」（《穆天子傳》） *其外貌、性別由此時間始被定型	「年三十許」（《漢武內傳》） 「容顏絕世」（《漢武內傳》） 「頭上太華髻，戴太真晨嬰之冠」（《漢武內傳》）	經常手執番桃 雍容貌美的婦人《中國民間諸神》
侍 從	「三青鳥」（《山海經》）	無特定	「年可十六、七」（《漢武內傳》） 「王子登」、「董雙成」等貌美女仙（《漢武內傳》）	所有天庭仙女《中國民間諸神》
神 職	「司天之厲及五殘」（《山海經》） *即有操瘟疫及刑殺的權力	「我惟帝女」（《穆天子傳》）	盤古大仙之女（《枕中書》） 道教之大仙（《列仙傳》） *女仙總管、身份尊貴	玉皇大帝之妻《中國民間諸神》 賜福、賜壽、賜子、消災解難的女仙《中國民間諸神》
住 處	「穴處」（《山海經》） 「崑崙虛北」（《山海經》）	「爰居野外，虎豹為群」（《穆天子傳》）	天庭	天庭

### 西王母與長生思想

古人壽命短促，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，人的壽命只有三十多歲，難怪古人有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」之嘆。特別是古代的貴族與統治階層過著豐裕的生活，更渴望得以長生，永遠享樂。於是便出現了仙人長生不死，遙遠的地方有不死國、不死藥等傳說。這些不死的傳說起源很早，見於先秦古籍中。〈列子·湯問〉中也記有蓬萊、瀛州得五神山所居之人皆仙怪之種，「珠玕之樹皆叢生，華（花）實皆有滋味，食之不老不死」<sup>10</sup>《楚辭·遠遊》說：「仍羽人於丹丘兮，留不死之舊鄉」無怪齊威王燕昭王及秦始皇等亦派人往仙山求取長生不藥。<sup>11</sup>西王母的不死藥與蓬萊山之名聲相比亦毫不遜色，這實有賴於家傳戶曉的嫦娥奔月故事。西漢《淮南子·覽異篇》曰：「羿請不死藥於西王母，姮娥窮以月，悵然有喪，無以續之。」<sup>12</sup>這一神話令人對西王母持有不死藥的想法深信不疑。其實，西王母與長生不死思想早於漢代已有關連，這與西王母的月神神格、司職及崑崙山有莫大關係。

西王母是月神早見於殷墟卜辭，據《禮記·祭儀》把東母及西母作為日月神，

<sup>10</sup> 馬書田：《中國民間諸神》，[北京]團結出版社，1997年1月，第179頁

<sup>11</sup> 馬書田：《中國民間諸神》，[北京]團結出版社，1997年1月，第178-179頁

<sup>12</sup> 王一兵：《虎豹熊羆演大荒——圖騰與中國史前文化》，[陝西]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9月，第6頁

東母主陽爲日神，西母主陰爲月神。<sup>13</sup>從鄭州出土的畫像磚（時代約是西漢中期）中可看出，西王母戴勝，拱手跽坐，其前有玉兔正持杵搗不死藥；<sup>14</sup>古人一向存月中有兔的觀念，《楚辭·天問》曰：「夜光何德，死則又育？厥利爲何，而顧菟在腹？」就可見這種概念，當中的「菟」即指月兔<sup>15</sup>。畫像磚中玉兔在旁爲西王母搗不死藥正顯示了西王母的月神地位，所以其展現出的神性與月之屬性息息相關。王孝廉先生認爲「月亮也是常被認爲具有再生和不死的神性，在神話裏是女性、農耕、生命的象徵」<sup>16</sup>，即是月亮盈虧的變動循環，類比於女子經由懷生子而延續生命，使其有生死不息，消規律的屬性。而弗雷澤於《The Belief in Immortality》將「漸長與漸消月形」歸入不死觀念的四類型之一，由此可知月亮於本質上已有再生及不死的意識<sup>17</sup>，西王母既爲月神，人們於是推想她具有使人長生不死的神力是所當然的。就西王母職司而言，《山海經·西次山經》記載了西王母「司天下之五殘」，杜而未亦言：「月爲刑神……可司天之五殘」<sup>18</sup>，西王母掌管瘟疫及刑大權，正吻合其月神身份，由於瘟疫與醫藥有關，古人便推想西王有治病的神力，所以她也是醫藥之神。既爲醫藥之神，操有不死藥亦不爲過。

此外，西王母長生之說亦有賴崑崙山上各種不死意象，《山海經·大荒西經》言「此（崑崙）山萬盡有」，可見山上物產之豐裕，《山海經》中屢見不死樹、不死草、不死民、不死國等傳說。《大荒南經》記述了不死國中的不死民「甘木是食」，郭樸注《山海經》：「甘木即不死樹，食之不老」<sup>19</sup>，由不死樹聯想到不死藥，不死藥是由不死藥材配製而成，據蘇雪林考証，不死藥材大致有下列數種：崑崙山上的不死之草、神靈之甘露、崑崙城井中之水等。<sup>20</sup>不死藥之名首見於《海內西經》，謂有巫彭等六巫「皆操不死之藥」<sup>21</sup>，西王母既爲崑崙山之主神，自然擁不死藥。至於《淮南子》中嫦娥奔月的故事中，后羿西上崑崙向西王母求不死仙藥的情節亦早見於《海內北經》謂「崑崙非仁羿莫能上崗之巖」，所以西王母與崑崙山之長生不死概念於戰國之前已經成形。<sup>22</sup>不過，西王母的長生法寶除了不死藥之外，還有與天地同壽的仙桃，即所謂蟠桃、王母桃。《山海經·西次三經》中早有仙桃的記載：「（不周山）爰有善果其實如桃，其葉如棗，黃華而赤柎，食之不勞。」<sup>23</sup>北魏《齊民要術》卷中記：「仙玉桃，服之長生不死。仙

<sup>13</sup> 李永平：〈西王母流變史的文化闡釋〉，《西安石油學院學報》，2000年第四期，第83頁

<sup>14</sup> 鄭志明編：《西王母信仰》，[嘉義縣大林鎮]南華管理學院，1997年10月，第263頁

<sup>15</sup> 王一兵：《虎豹熊羆演大荒——圖騰與中國史前文化》，[陝西]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9月，第6頁

<sup>16</sup> 王孝廉：《中國的神話與傳說》，聯經，1991年9月，第36頁

<sup>17</sup> 擇自杜而未：《崑崙神話與不死觀念》，[台北市]台北學生書館，1962年，第154頁

<sup>18</sup> 杜而未：《崑崙神話與不死觀念》，[台北市]台北學生書館，1962年，第62頁

<sup>19</sup> 袁珂：《中國神話傳說詞典》，[上海]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86年2月，第54頁

<sup>20</sup> 擇自鄭志明編：《西王母信仰》，[嘉義縣大林鎮]南華管理學院，1997年10月，第12頁

<sup>21</sup> 王一兵：《虎豹熊羆演大荒——圖騰與中國史前文化》，[陝西]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1年9月，第9頁

<sup>22</sup> 鄭志明編：《西王母信仰》，[嘉義縣大林鎮]南華管理學院，1997年10月，第11頁

<sup>23</sup> 馬書田：《中國道教諸神》，[北京]團結出版社，1996年4月，第56頁

桃固與『西王母』有關，故稱『王母桃』。<sup>24</sup>西王母有仙桃一事，見於《漢武故事》、《漢武帝內傳》等書，七月七日，西王母降臨與武帝見面，贈以仙桃四枚，仙桃體積細小，如鴨蛋般大小，圓圓的青色，并不好看，但味道甜美，而且「此桃三千年生一實」，民間土地無法出產，凡人無緣品嚐，渴慕不已。最有趣的是，民間百姓雖吃不到西王母的仙桃，但隨著民間人工栽種的桃子不斷優化，王母桃反向人間桃子靠攏，變得越來越大，色澤更加鮮美。宋代之時，在《大唐三藏取經私話》中，王母桃變成「此桃種一根，千年始生，三千年方見一花，萬年結一子，子萬年始熟。若人吃一顆，享年三千歲。」<sup>25</sup>。明《宛委余篇》記載了王母桃的桃核長五寸，廣四寸七分，體積巨大<sup>26</sup>。還有《西遊記》中，蟠桃園的規模亦變得相當大：「有三千六百株（桃樹）：……三千年一熟，人吃了成仙了道，體健身輕……六千年一熟，人吃了霞舉飛升長生不老……九千年一熟，人吃了與天地齊壽，日月同庚。」<sup>27</sup>這裏把蟠桃的成熟期大大延長了，更顯其珍貴，因此西王母的仙桃是不死藥的變種，又稱長壽果，西王母亦是中國第一女壽星，實與長生不死思想有不可割裂的關係。

### 《漢武帝內傳》內容分析

《太平廣記》中的〈漢武帝〉是出自《漢武內傳》，故事通篇講述漢武帝求仙，西王母下會授經和武帝成仙的經過。漢武帝內傳舊題班固撰，或有不提撰人，張柬之謂葛洪所傳。四庫全目持存疑之說：「此本舊題班固，不知何據？……其文排偶華麗，與王嘉拾遺記，陶弘景真誥體格相同，其殆魏晉間文士所為乎？」<sup>28</sup>。從內容來看《漢武帝內傳》的情節結構大抵承接了與《博物志》和《漢武故事》同樣西王母與武帝七夕相會傳說的框架，再添加筆墨而成，較《漢武故事》為後，應在魏晉成書。加上故事滲透著濃烈的道教色彩，情節誕妄，實難相信是由班固所寫，故猜測多出自道士之手，是以道教中上清經教派為主的宗教性文學作品。西王母是傳說中的尊貴女神，作者刻意安排西王母下凡與武帝會面，對她的出場、外貌、筵席情況和授經過程皆有詳盡的描寫，當中以武帝這個真實的歷史人物作為主線，貫穿整個故事，如幻似真，刻意製造出假象的真實（apparent reality），增加了神仙長生之術的可信性，實為作者宣傳道教信仰而於作品中採用的寫作手法。

《漢武帝內傳》取代了《漢武故事》中的方術，全篇作品以道教思想作基調，故事中西王母也加強了道教中的仙格，變成了神仙長生術與道教經籍的傳授者，最明顯的就是西王母的衣飾打扮，當中的「戴天真之冠」、「頭上太華髻」、「戴太

<sup>24</sup> 同上

<sup>25</sup> 馬書田：《中國民間諸神》，[北京]團結出版社，1997年1月，第185頁

<sup>26</sup> 馬書田：《中國民間諸神》，[北京]團結出版社，1997年1月，第184頁

<sup>27</sup> 馬書田：《中國民間諸神》，[北京]團結出版社，1997年1月，第186頁

<sup>28</sup> 鄭志明編：《西王母信仰》，[嘉義縣大林鎮]南華管理學院，1997年10月，第56頁

真晨嬰之冠」更是女道士特有的衣裝。此外，經訣傳授於故事中占有相當的份量，而西王母「授經」的神職實有淵源的。漢代《洛書靈准聽》曰：「舜受經……西王母授益地圖。」<sup>29</sup>，西王母「授經」的例子早有記載。事實上，道教的求仙秘法主要有「寶經」成「仙藥」兩個系統，「寶經」是修養的方法，「仙藥」就是服食的金丹，因此成仙關鍵皆在於是否能得明師傳授寶經或金丹，「傳授」之事是道教之大事。《漢武內傳》的主題在於西王母「授經」予武帝以助其「成仙」，因此故事中有關「傳授」過程及「修練養氣」之術的描寫都極盡筆墨，似有意向教外收道之人作解說。此外，故事中西王母與仙桃緊扣的意象是道教中仙果仙藥的系統發展有關。漢代以前，人對桃的概念只止於仙果，未可成爲求仙的捷徑。到了《列仙傳》記載「高丘公服桃膠得仙」<sup>30</sup>，似暗示著食桃又可成仙，這與漢魏以來道教對金石草本的服食觀念有關。魏光霞言：「桃的益壽和長生不死彷彿是『仙人』身份的關鍵。」<sup>31</sup>從《博物志》到《漢武內傳》七月七日的夜會時刻依然保留了，可見這日子的特殊性，七月七日在道教派興起之初因天師道三會日而被道化。這個日子出現在西王母之外其他仙真道人身上，如《神仙傳》卷二麻姑條引三遠之降臨亦在七月七日<sup>32</sup>，所以七月七日實爲人靈（人神/人鬼）溝通特別日子。《漢武帝內傳》中西王母的神仙信仰已完全過渡到道教信仰，她的身份地位也被定於一尊，這很大程度歸功於道士們的鼓吹和渲染。

《漢武帝內傳》中的道教氣氛不容置疑，所以作者的寫作動機難免帶有傳道的意味。另外，文中對於武帝求仙心切、貪淫好色、殘暴奢侈的行爲亦加以責難，並作出有力諷刺。故事描述武帝常禱祈名山大川、登嵩山、起道宮，求仙之志表露無遺，表面看似合乎成仙之條件，然後作者稍後卻安排上元夫人出場，並巧妙地借上元夫人之口淋漓盡致地將武帝數落一番，直斥其「胎性暴、胎性淫、胎性奢、胎性酷、胎性賊……」拆穿武帝偽善的面孔，揭露統治階級的卑鄙腐敗的陰暗面，暗示其「勤而不獲」、難以成仙的因由。再者，作者更安排東方朔這個配角「一旦乘龍飛去」，成仙遠去，反之武帝得以授經卻未能守戒，結果天火降燒藏經，最終武帝死後方能得道，「得仙之下者」，前後對比，諷刺的效果更明顯。

西王母是中國神話中極爲重要，從她的形象流變過程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國先民的信仰意識。西王母最初的神巫形象是卜巫儀式的原始宗教和圖騰物拜的結合體；春秋戰國以後，神仙信仰迅速滋長，西王母仙化過程與長生不死思想產生了密不可分之關係；魏晉之時，在養生長壽和成仙的理想下隨著道教與上層社會關係緊密，勢力日大，而西王母亦進入了道教化的過程，其信仰的普及帶動她漸漸走向俗化階段。由此可見，西王母的各個形象充分反映歷代不同的信仰模

<sup>29</sup> 鄭志明編：《西王母信仰》，[嘉義縣大林鎮]南華管理學院，1997年10月，第338頁

<sup>30</sup> 鄭志明編：《西王母信仰》，[嘉義縣大林鎮]南華管理學院，1997年10月，第343頁

<sup>31</sup> 鄭志明編：《西王母信仰》，[嘉義縣大林鎮]南華管理學院，1997年10月，第343頁

<sup>32</sup> 鄭志明編：《西王母信仰》，[嘉義縣大林鎮]南華管理學院，1997年10月，第346頁

式，現在民間崇拜的王母娘娘是含有源遠流長的宗教傳統，值得我們加以探索。

參考書目：

1. 李永平：〈西王母流變史的文化闡釋〉《西安石油學院學報》，2000 年第四期
2. 沈天水：〈西王母原型探〉《延邊大學學報》，1997 年第二期
3. 韓生魁等編：《昆侖神話與西王聖母》，[青海]黃山書社，1998 年 3 月
4. 馬書田：《中國民間諸神》，[北京]團結出版社，1997 年 1 月
5. 馬書田：《中國道教諸神》，[北京]團結出版社，1996 年 4 月
6. 王一兵：《虎豹熊羆演大荒——圖騰與中國史前文化》，[陝西]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，1991 年 9 月
7. 鄭志明編：《西王母信仰》，[嘉義縣大林鎮]南華管理學院，1997 年 10 月
8. 王孝廉：《中國的神話與傳說》，聯經，1991 年 9 月
9. 杜而未：《崑崙神話與不死觀念》，[台北市]台北學生書館，1962 年
10. 袁珂：《中國神話傳說詞典》，[上海]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86 年 2 月